

# 老肖的青藏线

杨乐



老肖以前是个货车司机，专门从兰州、格尔木向拉萨的企业和学校转运物资、瓜果蔬菜、机器配件、各类生活用品都拉过。随车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做塔杰的藏族男人，扎着小辫子、戴着一顶牛皮帽子，看上去比西北汉子老肖更“西北”。塔杰的老家在青藏线上的那曲，因此老肖每次都会坚持翻过唐古拉垭口，才找地方吃饭留宿。

老肖说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条109国道，有数不清的物资经过自己那九米六长的车斗送往拉萨。有好几次车子被暴风雪困在了半路，是路过的藏族同胞一次次把他们救下。对老肖而言，西藏就是车轮下的这条路，是这条路两旁一望无际的草原和那山里星星点点升起来的炊烟。塔杰只会说一点简单的汉语，没上过一天学。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不用再像他和妻子一样，一辈子只会围着牧场的牛羊打转。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狂风暴雪，塔杰总会唱起自己家乡的民歌。老肖听了一路又一路，从未听到过一丝悲伤的曲调。

“一条马路两栋楼，一个警察管两头”这是当时那曲县城映在老肖脑海里的景象。道路两旁除了餐馆就是修车补胎的店铺，一过中午12点，必定狂风大作。高寒缺氧、条件简陋，即便是老肖这种常年奔波在青藏线的人，晚上在这里过夜都觉得十分困难。但看在塔

杰半个多月才能回一次家，每次都不忘从区外给老婆孩子带糕点零食的份上，老肖心甘情愿头疼一回。

从1993年到2007年，整整14个年头。当初的小伙子，在这条往返颠簸的青藏线上跑成了两个大叔。老肖后来回到老家被安排做了一名机关单位的专职司机，塔杰回到村里继续和妻子打理牧场。

立健是老肖的侄子，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西藏在区外的一家事业单位。2016年，他向单位主动请缨去那曲驻村，在海拔4600多米的驻村点一干就是5年。

当时村里没有住的地方，村委会堆满了牲畜过冬的草料，立健就将被褥直接铺在草料上度过了那个漫长的冬天。也是在那段适应期里，村里发生了狼群袭击牦牛的事件。立健在赶往现场的第三座山坡上，因为缺氧和体力不支晕倒了。他说当时只感觉呼吸道瞬间冰凉，随即便不省人事。在医院醒来后才知道，是随行的两位老人把他一路从山上背了下来。

人生第一次遭遇生死，立健并没有感到后怕，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己选择的这条路。生命是需要赋予意义的，在这样的和平年代里，难得经历这样艰难困苦洗礼。他埋下头来，和村“两委”不断摸索着脱贫致富的出路。申请政府技能培训名额，让世代放牧的村民有了一技之长。积极联系市、县用人单位，

通过转移就业，让村里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在漫长的枯草期里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期间，为了解决驻村队员与牧民群众语言不通的问题，政府特别设立了扶贫专干岗位。立健他们村来了一名叫做措姆的女大学生。

有了措姆的协助，村里的工作开展起来更加顺利了。他们俩一起争取到了国家专项扶贫资金，建立了村里首个集体经济——“藏式茶馆”，所有的食品原材料和服务人员都由村里自行解决。还与当地的乳业公司签订“借畜养畜”协议，村民免费领养乳牛，每天定点向奶站提供鲜奶，持续稳定增加收入。2019年底，立健和措姆所在的村庄成功通过了国务院第三方脱贫验收，整村脱贫摘帽。

同一时期，西藏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全域实现整体脱贫。

“你小子可以，有咱们老肖家的吃苦精神。”老肖在电话里大加赞赏着自己的侄子。他决定坐上火车去看看立健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再看看他曾经辗转进出无数次的青藏线。

老肖走出车站，看到远处的那曲市区像是一颗灰色的巨蛋镶嵌在藏北草原的怀抱。林立的高楼、宽阔的街道，繁华热闹，应有尽有。他坐在立健和措姆前来接他的车里左顾右盼，似乎在努力寻找着当年他们停车吃饭的那条破旧的主街道。

“变化太大了！”老肖看着车窗外的街景一个劲地说。10多年前的往事像是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浮现在眼前。他与立健、措姆聊起了当年发生在青藏线上的一件件难忘的事。聊起了那个和他患难与共的藏族朋友——塔杰。令人意想不到的，通过进一步交谈，三人惊讶地发现，那位当年和老肖一起跑长途的藏族青年，竟然就是眼前这位漂亮姑娘措姆的阿爸。

“世界太小了！”老肖在措姆的指引下见到了当年的老朋友。塔杰依然扎着小辫子、戴着一顶牛皮帽子，只是比当年更黝黑了些。一切都像是小说中才有的情节，失去联络10多年的老朋友在两个晚辈的人生轨迹中又重逢了。

车子驶上了109国道。老肖带着两个休假的孩子和老朋友一起去观看“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典”。立健和措姆坐在前面一路聊着村里的事情。脱贫攻坚取得了圆满胜利，未来的乡村振兴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两个年轻人的身上充满了干劲。

老肖和塔杰坐在后面开心地笑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就是他们曾经走了无数遍的青藏线。当年，他们就是沿着这条路将区外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青藏高原。而今，他们的晚辈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用双手和智慧让这片美丽的青藏高原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的青藏线。

的心愿。他就像波罗花，绽放在高山砾石之间，用理想、信念、初心在雪域高原滋养和绽放那美丽的花朵。

我乘着理想的航船，伴着电闪雷鸣、伴着台风暴雨漂泊在辽阔的海域之上。我望眼欲穿，但

大海的尽头是看不穿的地平线，这一刻我感受到自己前所未有的渺小和懦弱，以往的高傲、轻狂随着巨浪漂流而去，沉浸在略带忧伤的思绪，被几滴浸湿脸颊的雨水打破，猛然回首我想通了那么多事，发现初心这盏不灭的明灯，指引前进的方向，激励我争做翱翔天际的雄鹰，放飞梦想、砥砺前行。暴风雨后的宁静，是信心、是坚定。此刻稚嫩的脸庞多了些以往不曾有过的变化，坚毅的眼神、挺拔的身姿，以及铿锵有力的誓词都在表明即将开启不凡的青春征程。

在新时代，我们青年应该做什么？永葆赤子之心、不负青春年华，把握住每一次机遇，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世界那么大，我们更应该去闯闯。当你在不断的进步中成长时，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越来越优秀，人生的道路愈加平坦，家人的脸上也挂满了笑容。所以，趁着年轻，让我们扬起理想的风帆，随着时代的浪潮开启新征程。

身的风帆，随着时代的浪潮开启新征程。

的花瓣倒更像江南的梨花，花儿的芳香已经把我的思绪带入八千里外的故乡，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入泥……此时的故乡也应该春和景明、花红柳绿了吧。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林芝被誉为西藏的江南，鲁朗是林芝旅行的精髓所在，是无数西行驴友魂牵梦萦的地方，能在此邂逅这样的一场春雨，实乃人生一大幸事。鲁朗的雨，淅淅沥沥，缠绵多情，她身处高原边陲，却有着和江南的春雨一样的诗意和柔情，她也和我一样，把远方变成了故乡，把故乡当成了远方。鲁朗的雨裹挟着泥土的芬芳，浸润着乡愁的滋味，一阵阵地涌入

我的心底。倒吸一口这清新、富氧、温润的水汽，对于我这生活在米拉山另一面的江南游子来说更是一种抚慰、一种亲昵、一种回归。窗外是无尽的黑夜，浩瀚的鲁朗林海笼罩在一片水墨氤氲中，苍茫无际。我就像是一颗林间的松茸，吮吸着松间的甘露，顿觉我本来就属于这里，心中又升腾一股近乡情更怯的辛酸。

夜已深，隔墙的老向和小黄也应该在这似曾相识的雨滴声里夜来幽梦忽还乡了。

鲁朗的雨

方宇

的柏油马路夹杂着泥沙和雨水贪婪地吞噬了车灯的微光。玻璃上，顽固地吸附着卡车溅起的泥沙，雨刮器发出吱吱的哀嚎，视野变得越发朦胧。雨夜的鲁朗林海就像黑暗的海底世界，无情地吞噬着我们。

电褥越发温热，像极了母亲的体温，窗外的雨更加滂沱，这反倒让我有了一种穿越感。床头衣物上，星星点点地粘着波密桃花的白色花瓣，暗香盈袖。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这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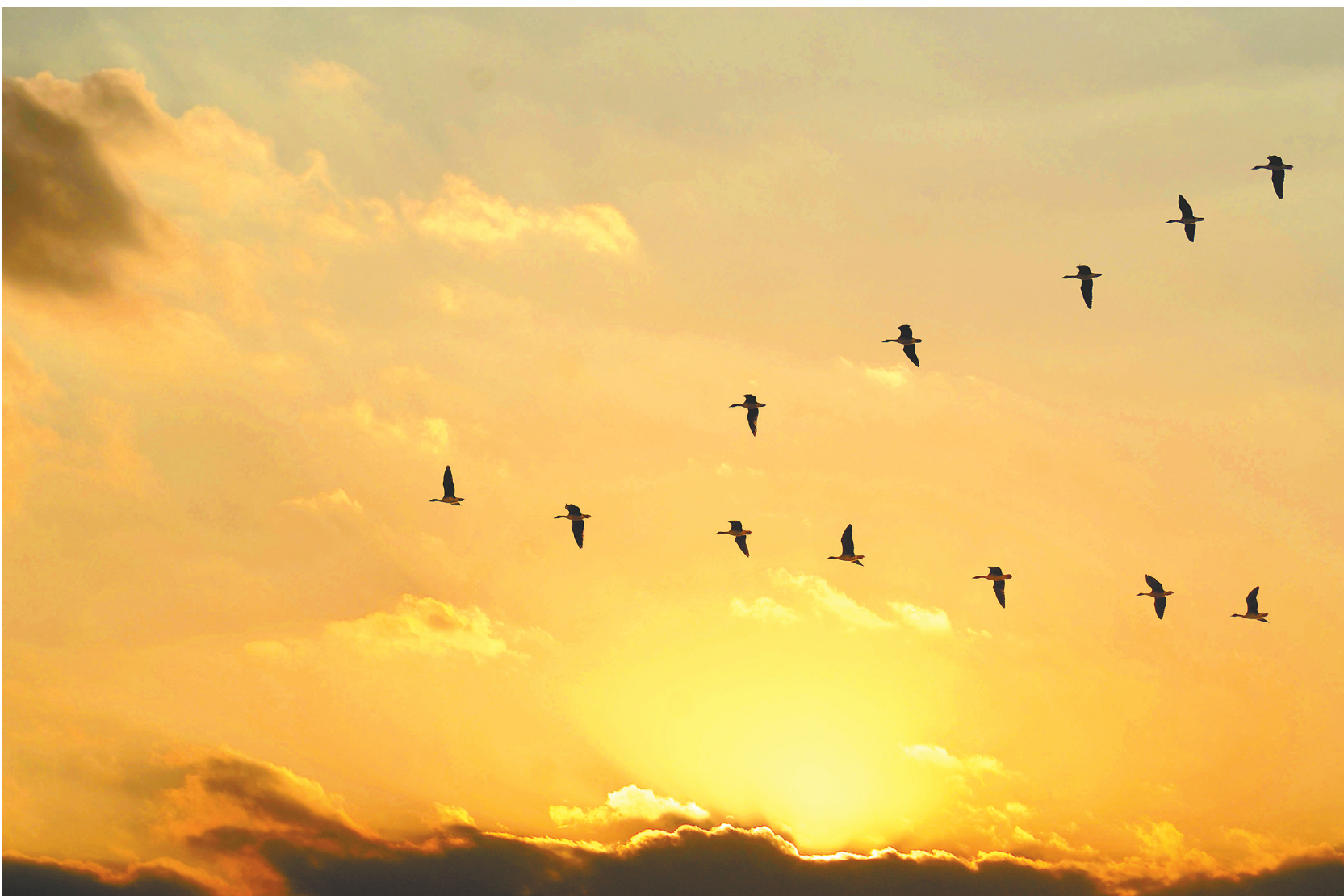
鸣，水花四溅，艳阳下腾起水雾光雾。游客稳坐不远的石滩上，一脸痴迷地盯着飞瀑水雾，半晌未动，任凭水雾一点点浸湿衣衫。

再次回到吊桥时，往来桥上的村民一下子多了起来。十余人同在桥上穿梭，吊桥在半空中飘来荡去，犹如乱风中的飞鸟。

回到车上，我不愿离去，只因心生疑惑。此行所见野桃树不过八九棵，传说中的“桃花村”难道就是一片人工种植的小桃林吗？莫非找错了地方？返程行车约十余里，隔窗望去，不远处另有一村庄坐落于山坡之上，暮霭中，绿柳如烟，粉桃如醉，屋舍俨然，土地平坦。此刻的我如同大梦初醒一般，急急忙忙去找下坡的路，可沿高速前行几十里也未见可下行的岔口，眼看天色已晚，只得无功而返。返回拉萨后向同事谈及此事，同事说确实没找到地方，但他曾去过的那个“桃花村”也并非是我返程时所见，而是过了色麦村继续向前约十余里处。待到抽出时间再度重游，已是十几日之后。路过上次返程时所遇村落，煌煌白日之下遥望，桃花落尽，也不过是一寻常村落而已。按照同事所说，到达色麦村之后又继续前行十里，路两侧并未见到有任何村庄，再往前行就到尼木县境内了。苦搜未果，再次返回色麦村已是饥肠辘辘，到凉粉店吃凉粉时，遇见两位肩挎摄像机的驴友，称“桃花村”就在上次去过的瀑布背后，过山就可以看见。不过如今桃花已谢，去了也是无趣。闻此只好悻悻而返，心想那便静待来年好了。

展翅高飞

李陶摄



##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李精思

略大些，干黄皱缩，细细的黄色绒毛在阳光下隐约闪烁。放入口中，随津液濡湿，一点点桃子的清香味儿化开，仅此一点点，比过了超市货架上，红绿闪亮的塑料包装袋里，十几种香精糖料腌渍而成、甜到齁的果干。这里的野桃干也只是随意封存了些乡野、艳阳、山泉与谷风而已。

驱车前往不远处的河谷看桃花，车行至下坡的岔口时，翠柳掩映中闪出绯桃一片，似绝代佳人正走出碧纱橱，流霞溢彩照亮了荒谷，天天灼灼占尽了春风。

小心翼翼驶下土坡，停车坝上，下车观景。谷中春和景明，山抹微云，黑黝黝的土地上，一排排新植的小桃树挺拔茁壮，远远望去有上千株之多，簇簇深粉色的桃花开至荼靡。李白曾有诗云：“美人如花隔云端”，此言甚妙。赏花亦如赏美人，隔得远了，云鬓雾鬟，走走近了，脂粉俗物。近观这片小桃林，美则美矣，只可惜人工种植的痕迹太过明显，失了野趣。倒是孤零零站在

土埂边上的一株野桃树，拧麻花似的扭着粗黑的老干，清清淡淡地开出一树粉白来，一阵风吹来，花瓣飘落一地。艳阳下，嫩叶正在老枝间勃勃萌发，鸟儿在枝上来回跳跃，婉转地唱着山野小调，不时将细长的嘴探入花心深处。

沿土埂向前，行至小桃林深处已是意兴阑珊，正欲折返，衣衫却被斜枝钩住，原来是渠边一棵奇形怪状的老杨树要留客。渠边一连好几株老杨树，树干都足有成人的几抱粗，全被斩了头，低低扭扭地斜长开去。有的树中心有黑乎乎的大洞，有的甚至被雷劈得仅剩半副身躯，却依旧从断头处发出丛丛新干来，枝叶葱茏，亭亭如盖。拍着斑驳陆离的老树干绕行一周，在树干上找到了垫脚的凹陷，手拉断枝一跃而上，几步窜上树杈，将头探出密叶向远处眺望，前路已所剩无几。下树继续前行，行至桃林尽头时有铁丝网拦路，透过网眼一探，一江春水碧连天。

出小桃林往东走，远远望见一铁索桥。桥头

立有石碑，上书“玉曲吊桥”。桥两头由一排数十根锈红的铁索牵拉，桥面以稀疏钢条做底，上铺木板。木板经风吹日晒有几块已经残朽。正值中午，四顾无人，我站在桥头犹豫了一会儿，伸脚试探探了几下木板，手扶着铁锁一点点蹭上了吊桥。从木板间的缝隙下窥，百丈之下乱石磊磊，白花花耀得眼晕。往前走江风呼呼吹翻了帽檐，吊桥开始左右摇晃了起来。一点点摸行至江心，下望漫江碧透，漩涡白浪，拥挤呼呼向东奔流而去。站在江心北望，有巨石似一大蟾蜍，正匍匐岸边饮水。只见其上尖下宽，四肢俨然，背黄若有铜钱纹，右上侧一小洞做目，中间一大洞当嘴，正对江一洞狂饮。

过江左转，土路窄险需缓缓而行，随脚滑落落的黄沙下视，悬崖千尺、峭壁嶙峋，谷底的雅江犹如一条碧绿的丝带飘向远方。正行间，忽觉地下似有雷声隐动，右转遥望一瀑布挂于对面崖壁之上，从山顶的两块巨石间飞流而下，水声轰